

常昊当官：我绝不... 花瓶！

本报记者 华心怡

人生步入中盘。向左走？向右走？

常昊转型了。这个星期，消息出人意料，又理所应当当地传来。38岁，他即将出任上海棋院院长。与其说常昊选择了仕途，不如说仕途选择了常昊。他一直相信“棋可劫生，人生无法劫还”。自然，棋盘上或留有可弃之子，但在围棋的范畴内，没有可弃之人。从一方棋圣，到入门新手，拈起棋子的一刻，他们都是黑白世界不可缺少的组成。以如此胸怀，常昊为官值得期待。荣辱胜负比天大的竞技体育，繁荣之基本正是传播与通达。

印象中的常昊有些腼腆，交谈时的常昊异常谦和，对于这场不可回避的转型，他有着自己温和的坚持：“绝不... 花瓶。”



第十七届“同里杯”，常昊和妻子张璇与小棋手车轮战

本报记者 周国强 摄

1 三十年后 落叶归根

1984年，8岁的小常昊进入上海棋社学棋，也就是上海棋院的前身。回忆悠悠，他经不住感叹：“如果今年年底到上海开始工作，正好是30年。”10岁离乡的常昊，一直未能割舍的，是上海情。

还是孩子的时候，解放军队便对常昊心生青睐，有意拉拢他加入八一队。上海将他留在了身边。常昊的家在城隍庙，学棋则在如今上海大剧院的旧址，“6岁开始接触围棋，小时候几乎所有的记忆都是围棋。总觉得能下棋，就是最开心的事。”

后来，这桩开心的事带给了常昊许多荣誉，许多磨砺。16岁起他封王中日擂台赛、中韩擂台赛、应氏杯、三星杯、春兰杯，等等等等。只要是棋迷叫得上名字的比赛，常昊都拿过冠军。他也曾一蹶不振，身陷瓶颈。“不如意的时候，若能沉下心来感悟明白，倒是又一种提升。比起拿冠军，跨过一道坎，走出一段困境，有时更是一种成长。”

风雨中，有一点从未改变，他一直都是上海的儿子。常昊至今还代表上海队出战全国围棋联赛。

前不久，广州棋院突如其来地登门拜访，他们给了常昊一个很难拒绝的肥差：广州棋院院长。“说实话前两年和朋友们还有前辈闲聊时就谈过转型的问题。但可能自己并没有具体的计划，也没有坚定的决心，所以始终只是一个想法，一种可能。”广州棋院为常昊打开了一扇窗。

他并不是未有心动，他在第一时间向上海方面汇报了情况。“常昊不能走”，这几乎是所有上海体坛高层的第一反应。“在上海，在全国，甚至在全世界，常昊都是拥有极高知名度的优秀棋手，他是上海体育的一张名片，我们一定要留住他。”上海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书记单霞丽说出了众人的心声。

上海一直有意栽培常昊。从2011年备战第二届全国智运会开始，常昊就担负起了上海围棋女队的教练工作。最近两年的围甲联赛，常昊也兼顾教练的角色。可以说，一场可能的“挖墙脚”，加速了常昊的角色转换，从此彻底走向管理层。而他也因此即将离开北京，把家搬回上海。

2 一路“插队”不拘一格

很多人说，这辈子，常昊都在“插队”。6岁那年，初到少年宫围棋班，常昊来得晚，同期的小朋友已经学了两个月。没有离开，没有吵闹，他坐着旁听，旁看，一待就是两天。老教练邱百瑞被感动，破例“收编”。就此，中国棋坛上多了个棋风磅礴的儒雅后生。

再后来，中国围棋少年队组队。彼时，常昊不过10岁。“当时有个规定，如果要进国家队，必须先成为地方队的成员。”于是上海队破例招入了常昊。他即刻启程赴京，一个月领着42.5元的工资。“我们有生活老师，每个月的钱都交给老师。从贴身衣物到袜子小件，再至外面穿的衣服都是国家队发的，原则上，一个月不花一分钱也是可能的。”那个时候打长途

3 人淡如菊 心素如简

常昊是个简单的人，过着简单的生活。简单的，似乎比你我的生活还平淡。

一大清早6时，常昊和妻子张璇便起床为女儿张罗早餐。这个夏天过后，她将升入初三。“学校很近，现在人大了，也不用接送，自己就能去。”送走女儿后，常昊或是睡个回笼觉，或索性上网看看新闻。9时过，他和张璇便结伴去棋院。摆摆棋，复复盘，中午就在食堂里解决伙食。只要人在北京，常昊就会去游泳，雷打不动。“在水的世界里，头脑整个放空，没有棋，没有色彩，有的只是自己的呼吸。”这种感受，让常昊着迷。晚餐时间，一家人围坐一起，吃着保姆烧的饭菜，谈话的中心是女儿一日的校园生活：“每天几乎都这样。

常昊九段简介	1976年11月7日	生于上海
	1996年	参加第11届中日围棋擂台赛，以“六连胜”的佳绩成为中国队的头号功臣，中日围棋擂台赛之后停办
	1997年至2001年	连续五次夺得中国天元战冠军
	2005年	获得第5届应氏杯世界冠军
	2007年	获得第11届三星杯世界冠军
	2009年	获第7届春兰杯世界冠军
	2004年、2005年、2007年	率领中国移动上海队，三次夺得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冠军

电话要去电话局排队，费用也不低，小常昊一年到头很少能听到父母的声音。“要是真打电话，还会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。一般我们都是书信往来。”春节的探亲假也就十天半个月，“每次回家，都把存了一年的工资带回去。”经济上，他算得上家里的顶梁柱了。虽然常昊挚爱围棋，但只有围棋的童年，并不完美。

降大任，自可揆弃窠臼，不拘一格。现在，常昊在晋升的路上，又插队了。“破格提拔”，老院长胡荣华对常昊寄予厚望：“他是一个很踏实的人。在这个新岗位上，需要多磨练。只要尽心学，相信他一定能干好。”冥冥中有一个推手，推着常昊走到台前。“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幸运的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有许多人爱护我，指点我。”常昊不太说上海话，常年在北京，普通话倒有了京味儿。他反反复复：“将是一段新的开始了，一段新的开始……”

平平淡淡的，但感觉真实，很舒服。”

女儿早过了发嗲撒娇的年龄，她的功课也已让常昊力不从心，难以辅导。“学习的事还是交给学校。我不希望给她太多压力，能够开心健康地成长最重要。”一如九段常昊和八段张璇，从来没有强迫女儿学围棋。现在，她偶尔还会偷偷缠着爸爸给自己买些妈妈定的“违规品”，但更多时候是独立与自我。“现在的孩子都有自己的主意，自己的思想。对于孩子，你必须，也不得不适当的时候放手。”

从纯粹的棋手到一手抓的管理层，角色不同决定了生活节奏的不同。常昊的平淡生活即被颠覆。他一定会面对更多的交际与应酬，他也一定需要处理更多的杂务与人情。“人生不同的阶段，会有不同的想法。早几年我还想多下几年棋，但现在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转型的准备。”拥抱改变，迎接下一段精彩。

4 激流勇退 进德修业

常昊爱棋，话里话外都是难舍棋盘。这项曾被视为运动寿命很长的运动，如今有了不同的发展方向。

“以前三十岁、四十岁都算是围棋运动员的黄金年龄，都是当打之年。现在年轻人在电脑网络上操练，成熟得特别快，出成绩的年龄也大大提前，持久时间则少了一些。很多人30岁就有转型的考虑了。”

这些年来，常昊的竞技成绩并不突出，他也由此萌生了退意。但这个退字，并非全身而退，而是退居二线。

“今年上半年的联赛成绩还不错。下半年联赛9月初就开始了，还有一个不到月的时间，希望充分的备战之后能看到不错的成果。”心念念念的，仍是棋盘上的进退。他明白，以后自己下棋的时间会被大幅压缩。“重心肯定会偏向管理工作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会下下棋，不会完全放弃。”

常昊当官，心中有谱？“新岗位，肯定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。但下了这么多年棋，我应该比別人更了解围棋这项运动的发展规律，常年的职业生涯，我也积累了一些想法。向前辈请教，借鉴，再配合自己的思考与想法，我希望在我的努力下，上海的棋牌能有所发展。”

去年6月，朴槿惠总统来访，习近平设国宴，常昊作为体育界的代表赴宴。“这是对围棋的一种认可与关心。有如此丰沛的外部环境滋养，围棋一定会越发展壮大。”

常昊是个实在人，说的也是实在话。“我觉得自己是个随和、容易相处的人。发牛脾气这种事，非常非常难得。”他显然也明白自己的弱点：“不能瞻前顾后，不能举棋不定。这个新岗位，需要的是决断力。”

上海体育，常昊是块招牌。招牌可以揽来各路神仙，但招牌不应只作为装饰高高挂起。“既然决定要做一件事，就要做好。我绝不想只用自己名字的影响力当一只花瓶。”上海棋牌，常昊将带来怎样一番新景致？